

小說界文庫 ● 長篇系列



XIAOSHUOJIE WENKU

# 天命

TIANMING 趙長天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●



評職稱是件好事情，  
來，我說不清。但  
遠比我的小說荒  
平是普遍得司空見  
“更典型”。  
記錄下來，充  
的一種野史筆



怎麼會變得荒唐起  
我聽到的許多故事，  
誕。所以我寫的幾  
慣的事，算不上“更  
我只是把這些事形  
作這個  
記吧。

**XSTW**  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# 天命

趙長天 著

**XSTW**  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天 命

赵长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3 字数 158,000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册

ISBN 7-5321-1010-9/I·744 定价：5.30 元

## 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## 內容提要

這部長篇小說以揭示評定高級職稱的矛盾糾葛的獨特視角，來窺探當今知識分子的生活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某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詹玉恆將要退休，將空出一個高級職稱的名額。于是一場爭奪高級職稱的角逐悄然無聲地展開了。可是，初評的消息出人意料，助理研究員丁章學術上頗有建樹，卻希望渺茫；而錢倫理業務上平平，因善于拉關係而可望奪魁。輿論嘩然，院領導左右為難，干脆不讓詹所長退休。作品緊貼現實，針砭時弊。人物形象鮮明奪人。細節描寫生動有趣。語言俏皮、幽默。都市氣息濃郁。柔情蜜意的婚外戀與勾心鬥角的名利場，胸懷坦蕩的學者與工于心計的市儈……色彩迥然相異的畫面反復交替，相映成趣，一弛一張，相得益彰，讓你不忍釋卷。

## “小說界文庫”編委會

主 編	江曾培	範政浩
副主編	邢慶祥	郊宗培
編 委	孫 顯	江曾培
	範政浩	邢慶祥
	郊宗培	左 泥
	謝泉銘	施浩祥
	張 森	

# 1

谁也不说话。

面包车里暖气尚未散尽，坐着，很好。也可以到候机大厅去，中央空调，更舒服，但没人提议。面包车里也很好。等飞机是最恼人的事，想必都有过无数次的经验；因为有过无数次，也就不怎么恼人了。

正对着候机厅大门。门很自动，有人走近，就轻捷移开，人走了，又舒缓闭拢。这人干什么呢，想心事？掉东西了？神经有毛病？总在门前来去，忽近忽远，门也就忽开忽闭，未开足又闭合，未闭严又启开，他盯着车，也盯着人。又开了！又关了！你到底进不进去？他为门打抱不平，他对这人气恼，他……他觉得自己无聊。

十天前他还很起劲。电视台女编导来联系，一拍即合。对一个漂亮女人，你很难拒绝。她确实漂亮，漂亮得让人一看就心里舒服。使别人舒服总不是坏事。但这件事即使来个丑女人他也会拍板——拍一部专题片，介绍詹玉恒的学术成就。这点子不错。他很想让詹老在电视上露露面。现在那些浅薄的人出尽风头，真正有本事有学问，像詹老那样学贯中西的老专家倒默默无闻，实在是弄颠倒了。电视的覆盖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压倒优势，那么，让我们也来覆盖一下！

这是十天前的心情。十天里发生了什么事？

曹书记递过烟之后就没再说话，似乎请他来的目的就是抽烟。秦维宏想，大概是个很艰难的话题吧。

烟终于抽尽。曹书记掀灭烟蒂，说：

“你是36年的吧？”

“对，抗战前一年。”

“抗战前一年，五十四，你还年轻。1936年我们河南闹饥荒，我还有印象，逃荒，逃到湖北去，苦哇！”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我是31年的，五十九，差不多了。人啊，不是自己轮到，许多事情就不能体会。十年前，那时候我四十九岁，还算年富力强啦，在南开，一些老同志不愿退，我不理解。我想，等我老了，不用别人动员……现在我有些理解了。”

“您还不算老，您这个层次的干部，还可以干几年呢。”

“不，老啰，有这种心态，就说明老啰。”曹日坤摇头，“我满六十就打离休报告。不能弄到让别人来为自己伤脑筋，那没意思！”

秦维宏没接话。他不明白院党委书记向自己推心置腹是什么意思。

曹书记又递烟。秦维宏口袋里也有烟，没来得及拿出来。

第二轮，继续抽。曹书记忽然问：“詹老的生日是2月23日吧？”

秦维宏说不准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“大概……是吧。”

“七十大寿。我们搞个活动，给他祝祝寿，名义就叫纪念



詹玉恒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,怎么样?”

秦维宏没回答。

“你觉得?”

“没意见,很好,当然很好。”

当然很好。替詹老搞一次学术纪念活动完全应该,只是……秦维宏总觉得曹书记有许多话没说出来,总觉得他隐蔽了一些很功利的目的。好像外面有了情人,在老婆面前的亲热全变成虚情假意。要人家退休,不如当面直说。不过,能说不同意搞纪念活动吗?再说,或许完全是自己多疑。

十天前决定拍摄的电视专题片,忽然就变成院党委亲自提议的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,秦维宏感觉似乎参与了一项阴谋。

女编导走来。褐色皮靴神气地敲打水泥路面。她还很有兴致。

“联系好了!”她跳上车,“直接开进去,开到停机坪!”

你不能不承认电视台的权威。秦维宏到机场接过多少人,再重要的客人,都没享受过“直接开进去”的特权。

机场真大!生活在建筑物的森林里,很难想象这样空旷的野地,空旷得使你觉得比过去矮了许多。或许是矮了,他缩着脖子。真冷!他很想回到车上去,但没人提议,就像刚才坐在车上没人提议下车一样。

女编导拖着摄像机跑来跑去,寻找镜头的角度。

“等一下,飞机停稳以后,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去,他从舷梯下来。”

他觉得在演戏。是在演戏,电视专题片的一个镜头。但不

拍电视片他也会来接,只是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,不能在舷梯边。

“站在那里干什么?”詹老把手提箱交给秦维宏,说:“跑道上风多大!”

他根本没想到秦维宏是享受了特权,也没意识到摄像机正对着他。

“北京不能去。”詹老直摇头,“北京现在变得不认识了,太大啦!过去二环路、三环路,现在四环路、五环路都有了。那些新住宅区呀,漂亮是漂亮,都远得莫名其妙,去看趟老朋友,根本没办法!在北京,如果你自己没车,简直寸步难行。”

“他们不派车吗?”

“接机场有车,看朋友、办私事,总不好意思让人家派公车。”

秦维宏想说,你以为那些坐公车的都在办公事吗?但他知道在录音话筒前说话要留点分寸,他知道现在自己的举止表情都将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放给很多人看。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,当演员毕竟第一次。脸部肌肉已经被风吹僵了做不出表情,手脚也不协调了,手提箱两次碰着膝盖,疼得龇牙咧嘴。

“箱子很重,我来吧。”

“不不不,不重,不重。”

“你别看我老,我劲不比你小。”詹老脸上孩子般得意。

秦维宏原来一直以为,真要让詹老退,不会有什么障碍的,现在忽然心里没底了。凭良心讲,詹老的身体真不比自己差。不仅詹老,一些七八十岁老人,个个都越活越年轻,倒

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眼圈暗黑肤色蜡黄神情倦怠都像从急诊观察室出来。

秦维宏神经质地觉得胸口隐隐刺痛。忽然，他听詹老喊起来：干什么干什么！

他发现摄像机了。

## 2

腿酸。不仅腿，全身都乏。现在身体真是亏了，参观一个书展，像赶了一宿路。

挤出工人文化宫，丁章站在路口。公共汽车站不知多久没来车了。依眼下的体力和斗志，要挤上车怕不易。走吧。四站路，不算长也不算短。也只好走。

任什么展览会展销会，丁章一概不去的，唯独书展，他几乎次次不漏。在新书的海洋里徜徉，有一种满足感、陶醉感。翻到一本久觅不得的好书之后的惊喜，向熟人展示所购之书炫耀自己眼力的洋洋自得，遇到另一位书迷交流新书信息时被认同的快乐……个中妙处，只有书迷才能体会。

可是这种被陶醉的境界，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，现在的书展已经不是过去的书展了。好书固然还有，书也越出越漂亮，漂亮得叫你爱不释手。你却不得不释手。薄薄一本，动不动就五元、十元，成套精装的，要几十元、上百元、几百元了。于是你只好去寻特价书柜台，最好选前几年出的，老书价，再打个折扣。可钟情于特价书的不止你一个人，那个挤呀，那种饥不择食的样子呀，那番又爱书又没钱的寒酸相呀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丁章一本书也没买。他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，他买书有很狭窄的专业选择性。他想要的书，恰巧又有特价，天底下

没那样的巧事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他问慧苓。

“胸口还有些闷。”

“痛吗？”

“还有点。”

“我跟你说过，晚饭我会来烧的。”

“在家呆着也没事。”

“你的任务是养病，把病养好，就完成任务了。青泉呢？”

“在他房间里。你能不能找找他们的校长。他的成绩，升高中有点危险呢！”

“找校长有什么用，现在拦分数线，凭他自己本事考呗。”

“分数相差太远当然没办法，如果正好在分数线上，可上可下的当口，有没有熟人就大不一样。你不是认识他们校长？”

“不熟。转弯抹角的关系，怎么去向人家开口？”

慧苓不响了。他俩差不多，脸皮都薄，都不愿去做低头求人的事。

丁章跑到儿子房间。儿子在看书。不像教科书，可能是港台武打小说。丁章没去翻他的书，儿子已经大了，十六了，不能当作孩子那样来管。他总认为，对一个人来讲，顶顶重要的是自尊心。对自尊心的保护，必须非常非常小心，即使是对待孩子。

“升学考还有三个月，是吧？”丁章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有把握吗？”

“怎么能说有把握呢？”

“没把握？”

“我没说没把握。”

似乎在和一位哲学家对话。幸亏丁章耐心，继续问：“还是考本校吧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不？”丁章一怔，“你打算考什么学校？”

“饮食学校。”

“什么？饮食……学校？”

“对，饮食学校。”

“中专？”

“不，职业学校。”

“相当于技校？”

“大概差不多吧，现在就叫职业学校。”

“为什么不考高中？”

“为什么要考高中？”

“不读大学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丁章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不知怎么把这场谈话继续下去。升高中，考大学，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、唯一合乎逻辑的生活道路。他从来没想到他儿子会去当……厨师。

“你准备当……厨师？”

“当厨师有什么不好？现在大学毕业生分都分不出去，前几天不是谁还来找你吗，托你找工作，还是研究生呢，就是没人要。”

“这是暂时现象。”

“厨师永远吃香。不要讲合资宾馆，一般的饭店，三百元打底，稳的。弄得好，到美国去开片中国餐馆……”

“青泉，考虑个人前途，眼光不能太短，不能过分讲实惠。”

“现在谁不讲实惠？没有钱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，没有钱，谁都看不起你，别看你们好像很有学问，其实人家根本看……”儿子给父亲留面子，没把话说完。

丁章目瞪口呆。

儿子长得已经不像儿子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有什么怎么办？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！”

杨慧苓指的是丁章的那本书，研究宗教和文学关系的理论专著。这本书，詹老极赞赏，出版社收到书稿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出版。可是征订数总共 143 本。

“143 本！143 本我们无论如何没法开印呀！”副总编脸上每条皱纹都嵌满抱歉，“印数低于 4000，绝对是要亏本的。4000 也亏，亏得少一点罢了。”

丁章也一脸抱歉。他无论如何弄不明白，苦心经营十年，一字一句精心推敲，由 100 万字初稿浓缩而成的 35 万字，怎么会成为社会的一种负担一种累赘。他像是个不肯正正经经干活的懒汉向慈善机构申请救济金。事情怎么变得如此荒唐。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变得委委琐琐像乞丐像小偷，买空卖空、做假药、贩假酒倒可以坐轿车住宾馆吃宴席掷金如土自在得比主人还主人！当然不是副总编的过错，出版社的难处他绝对理解。他只好小心地赔着笑脸，问：“那……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除非……除非你自己包销个两三千本。包销两千本我们也还亏得厉害。这当然……这当然也不是个办法。”

确实不是个办法。就算两千本吧，单价十元，打七五折，两千本也要一万五千元。一万五千元呀，丁章从哪儿去找一万五千元！



### 3

细密的雨点掺和着灰尘，在窗玻璃上画出风格现代的方案。

房间里没别人。社科院不坐班。《文学新论》编辑部没明确不坐班，也没明确坐班，大家就恰如其分地一致理解为半坐班，下午照例就没有人了。只有施宁，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，单位里看书写字的条件还好一些，不仅上午、下午，有时晚上也留在办公室。她很满意有一间独用的书房，大家很满意有一位专业值班员，便形成两厢情愿的规矩。

很安静。整座大楼都没有声响。她甚至能听出春雨打窗的沙沙声。

她在看一篇约来的稿子，论宋诗，标题为《以理智为基础的诗歌潮流》。诗应以感情为基础，这篇论文的标题就显得别致，又言之有理。尤其分析陆游的《沈园》二首，很有独到见地。

对陆游身世毫无所知的人，读完《沈园》二首，在感动之余，会产生一种错觉：大概陆游年轻时曾在沈园桥畔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两人相爱了，可惜那女孩子不久就去世；而今暮年的陆游旧地重游，尽管物象全非，而当年